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沉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爲之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爲則天下各以無爲應

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而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備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點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爲群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莫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則是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沉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爲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爲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爲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爲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

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眾民其責賦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內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本於天道無為而已故明足以畢萬事幽足以服鬼神也

陳詳道註天地至大其化均於無為萬物至眾其治均於自得則人君之所以治人卒者豈外是哉君原於中而不可不高之

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為之天則其為實未嘗為也故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任其自然而已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為天下用也以能君臣之合有義萬物之交有應然言非道不正能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非道不備則凡見於云為之間者無非道也藝則有所極技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義存焉以事兼於義故也義兼於德而道存焉以德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相兼則裊裊瓦礫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天居天下者豈它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已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為也性之淵靜也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所以為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為天下正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陳碧虛註天地無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所以齊一眾各異業唯君無為原於不德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

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教清靜無為者其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稱任者其官必治周覽萬物咸得應用者庶可備具矣道者虛通昇乎上德者柔順降乎下義者流行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兼於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通道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即道德經無欲而民自朴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涅茲三者通乎一真則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虞齋口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眾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為德人力無加焉人君體此則無為自然天德玄遠玄古猶云遠古也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而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未嘗無對上下前後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

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義合作藝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眾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沉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與天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上縱意

手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它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天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軻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剝而去之不一

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直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網要非德而成不可謂立道非備物故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來寄心常遠之壽天兼忘所謂懸解沉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委之萬物忽然不覺祭之在身不顯則默而止屹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剝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為則人親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剝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剝之效沛乎為萬物遊周行而不殆

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物之所利非已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剗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為者人也無為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無為而為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為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為仁能同所以為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實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與物往所樂在內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為有不以天下為泰若以為顯則明矣不顯則闇

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眾目亂德失則眾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輅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為萬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已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已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註晉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治而為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速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為紀循至理而

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肅齋云剗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為以自然謂之天得於已者謂之德無為言之謂無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當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為萬物遊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為榮辱不以一世之利為已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心也曾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已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能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刻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自然人能以為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為而言則為己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世利為己私志利也不以王天下為己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刻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為白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白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形四

武林道士 楷伯秀 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物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違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開昧而不和故窮其源而後